



会抽烟的大表姐

□ 朱玲

我的大表姐很早就会抽烟了。女人抽烟在我老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我的祖母、外祖母,还有三姨娘六舅母、七大姑八大婶中有不少人都抽烟。没有好茶饭不要紧,抽烟不能少。生闷气了,干活累了,坐下来吸两口烟,一切就烟消云散了。大表姐是我大姨的女儿。大姨家孩子多,大表姐从小就跟着外祖母过活。外祖母十分疼爱她,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。外祖母的旱烟从不离身,心口疼了,就吧嗒两口。大表姐常常从外祖母的手中抢过旱烟吸一吸,呛得眼泪直流,外祖母只笑眯眯地看着她。久而久之,耳濡目染,大表姐就会抽旱烟了。大表姐十七岁到我家帮着我母亲带孩子。开始几年,大表姐没抽烟,也没钱买烟。但是,烟瘾是生了根的。我们逐渐长大了,上学了,大

表姐就在家替人做针线赚些零花钱,她时常花八分钱悄悄买包丰收牌卷烟,躲在自己房间里抽。我放学回家推开大表姐的房门,满屋烟雾,才要嚷,大表姐一把捂住我的嘴,递过来一粒水果糖,就把我收买了。大表姐知道,我的父母是不喜她抽烟的。幸运的是,大表姐夫十分宠溺大表姐,支持她抽烟。有客人来了,敬烟,第一支烟必先递给大表姐,而后才是客人。他还替她买烟,自己跟着她学抽。俩人经常半躺在床上对抽,房间里乌烟瘴气,浑沌不清。大表姐七十岁的时候,检查身体,各项指标均亮起红灯,有的数值高得吓人。医生告诫必须忌口,要戒烟戒酒,否则危及生命。大表姐夫晓得脸色煞白,大表姐却波澜不惊。

鱼趣

□ 沈跃华

荡,灌满水槽,灌溉秧田,渠槽秧田成了鱼的天堂。灌溉渠不时有大鱼身子一挺凌空一跃,尾巴一甩又钻进水里;水槽中,有鱼打花觅食;连秧田里也不时发出鱼嬉闹的“沙沙”声。水退的时候,水槽“哗哗”往排水河放水,巴掌大的鲫鱼比赛往上游蹿,乱跳,我端着篮子在水里随便一舀,就是几条鱼。鱼儿太多,前赴后继,我恨不得再添几双手。灌溉渠水只有半腿深了,锁子握着耢网,在渠边往对面耢,斤把二斤的鲤鱼在网里蹦,几乎不空网。只是鳊鱼太滑,稍一大意又溜回水里。秧田的放水口有个小水塘,水塘里的积水有些浑。水浑就有鱼,伸手去摸,受惊的鱼在水塘里乱窜,淌得我一脸浑水。在田埂上静听,秧田里时不时有水响,来不及跟水退的鱼困在脚弯塘里,一抓一个准。

繁星满天,蛙声如鼓,我同锁子去田间捉黄鳝。我举着火把,拎着桶,锁子握着夹子,兴冲冲走在田埂上。秧田黑黝黝的泥土,乍把深的清水,刚活棵的秧苗伸展着嫩

我还能活多久

□ 夏俊山

年年,浑浑噩噩,终日重复着麻木的日常,看似长寿一生,实则只是机械地度日,从未真正感受过风的温柔、光的温暖、人间的烟火。有的人纵使生命短促,如流星划过夜空,却热烈、坦荡、赤诚,爱过、奔去过、温暖过,把有限的时光,活成了独属于自己的丰盈星河。所以比起掰着指头算还有多少日子可过,我更愿意把每一天都过成扎扎实实的日子。今天看到了好看的云,和家伙拌了句有意思的嘴,喝到了比往常更对味的茶,这些细碎鲜活的瞬间攒起来,就是我活过最好的证明。至于终点什么时候来,本来就由不得我选,我攥着手里这些热乎的日子,就够了。

近来,我愈发喜欢“尽兴”二字。并非放纵,而是尽心——吃饭时好好吃饭,睡觉时好好睡觉,爱一个人时毫无保留,做一件事时全神贯注。若能如此,哪怕明天便是终点,又有何妨?我只盼走到终点那一天,能笑着对自己说:这一趟,我

体检回来后,大表姐对自己的饮食作了极其苛刻的规定,每天油半汤匙、盐一钱、糙米二两、苹果半只、鱼少许、玉米南瓜蔬菜若干。自己一个人做一个人吃,整天处于半饥饿状态。哪怕家人们吃得满嘴流油,她自岿然不动。但有一条,烟不能戒,照样一天两包。她说自己饿点儿不打紧,只要有烟抽。若是没有烟,这才是要了她的命呢。

奇迹还是发生了,半年后一检查,各项指标均回落至正常,只是人瘦了一大圈,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烟鬼子。

今年清明,我回了一趟老家祭奠先人。在村子里转了转,看到年轻的女人都穿着靓丽新潮,不亚于城市女子。我拉住一个老人笑问,现在这儿的女人还抽烟不?老人也笑了,现在哪有多少女人抽烟啊,她们每天大鱼大肉,馋了还有零嘴儿,累了去美容院按摩,手机一玩大半天,快活似神仙;过去女人是吃不饱穿不暖,活干不完,只得用抽烟来缓解困乏,这叫一抽解百愁啊……

绿的叶子。我们俯下身去,察看秧行,一条条黄鳝蠕动着。锁子张开夹子扎下去夹住,黄鳝徒劳地缠着夹子挣扎,被丢进了桶里。我照着火把悄声地报告着,这儿有一条,这儿又是一条!锁子屏息凝神,不停地捕捉。桶渐渐地沉了,黄鳝软黄金一般在桶里游动着。黄鳝除了让我们一饱口福,还可以换点钱,买铅笔橡皮,买一大张白纸,裁成三十二开,用针线钉成本子,甚至还可以买盐买火柴。

深秋,金色的稻田一望无边,田埂边的黄豆迎风摇晃,又到了水瘦鱼肥的季节。锁子背起鱼篓,提着鱼罾,下荡捕鱼。我用自己的笨办法,把水槽两头用泥土堆成坝闸断,挥脸盆往外刮水。水刮得差不多了,抡起脚搅浑水,呛得鱼浮出水面,泛着银白的身子,醉酒了一般,任凭我一逮一条。不好对付的黄鳝泥鳅被我舀上岸处置。我拎着桶回家,歪着桶给路人看。

冬季,里下河进入枯水季,河水被冰封得严严实实。我们在冰盖上溜,鱼在冰盖下游,互相看得见,真是有趣!干河清淤泥积肥料了,抽水机“哗哗”地往外抽水,眼看河水见底,鱼在逃窜蹦跳,我们在岸上追着鱼跑,大呼小叫,满脸通红。鱼徒劳地在泥地上挣扎,钻入烂泥的乌龟甲鱼也被扒了出来。

没有敷衍过自己,也没有辜负过岁月。尽兴了,便足够了。

人这一生,长度天定,厚度由己。能活多久不重要,如何活好这一生,才是毕生的修行。我已进入古稀之年,但身体尚健,精力充沛,自信短期内生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依然坚持工作,业余时间写作、制作短视频,甚至还牵头完成一部书稿。生活中有滚烫的热爱、有坚定的坚守,有具体的事要做、有新鲜的领域要探索,整颗心都放在当下的日子里,哪里有空去纠结身后的安排。我始终觉得,只要还能往前走,还能为自己热爱的事多添一笔色彩,还能给身边人多留一点光亮,这活着的每一天就都有它沉甸甸的分量。与其问自己“我还能活多久”,早早考虑写遗嘱、安排身后事,不如把当下的每一步走扎实,把想做的事做好。这样,当我某天不得不离开时,世界因我的存在,能多出一点点不同——或许是一篇真诚的文章,或许是一个温暖的视频,或许是一本书籍——它们都会沉淀成一个人生命的底色,让我的一生就像楼下的那排梧桐树:它们不会考虑能活多久,只是向着光生长,不辜负每个春天。

钟表铺里的旧时光

□ 李凤琴

前段时间哥哥的手表表带损坏,不好戴了,要我有时间帮他找家店铺维修一下。他因为经常不在高邮,对于哪里有修表的店铺,没有我熟悉。

再之前,我帮父亲更换表带,就是找的中山路上这家老店。昨天上午专门赶去,店门却紧锁,我通过玻璃门上留存的电话联系老师傅。老师傅说,台风要来了,家中老屋窗户存在脱落隐患,他临时赶回家拆除处理。

下午我又来到中山路,钟表店铺已经开门,店内正有顾客在等候修表。

这条老街没有了曾经的繁华,两侧商铺大多冷清沉寂,这间钟表铺,也安静地守在街旁。店铺坐西朝东,正对大门的墙面挂满各式钟表,新潮石英挂钟与带雕花的老式摆钟错落排列,木框上点缀福字,满是朴实的生活气息。店里两侧玻璃柜台分区陈列,一个柜子里面是各种长短表带,金属钢带泛着冷亮光泽,皮质表带温润柔和;另一个柜子整齐摆放男女精致腕表,款式时尚。操作台堆满镊子、锉刀、机芯零件,全是与时间打交道的物品。

老师傅大概六十多岁,头发有点花白,身形清瘦,正低头贴着放大镜,细细打磨腕表零件,敲敲打打,神情专注。

等待间隙,我与老师傅闲谈,

凌晨四点半,窗外墨黑一团,我便醒了。摸过手机,天气预报弹出:五至七点无雨,东南风四到五级。心头一喜,翻身下床,洗漱,整理渔具,一气呵成。

推门出去,台风“巴威”余威未散,风里裹着潮润的湿气。往日此时,晨练的人影早已晃动在运河边,今日却格外冷清,唯有运河二桥下的霓虹灯还亮着,水面上倒映出一道弧形的光晕。从家到运西船闸,一路只零星遇着两三人。到了钓位,高邮湖面风急浪高,水位明显涨了不少。好在今日顺风,我迎着浪头,顺势将竿甩出,钓线乘着风势,稳稳落入远处的浪窝里。

甩了三四竿,天空飘起细雨。收竿还是坚守?犹豫片刻,终究舍不得,决定再守一会儿。我以每圈两秒的节奏,慢慢摇着渔轮。忽然,竿尖猛地一沉!一股蛮力从水下猛然拽来,渔竿瞬间绷成满弓。我使劲收线,纹丝不动,那家伙非但不退,反而拽着渔线猛冲,渔轮“吱吱”尖叫,线轴飞转。想跑就让你跑吧——我稍稍松了卸力阀,任它放出去四五十米线,再试着收,竿子依旧弯得厉害,力道沉雄。我暗自嘀咕:上次钓上十来斤的“铜头”,也没这么费劲,难不成今天撞上巨物了?

正与这“大物”缠斗得难分难解,避风港里驶出来两条挂桨船,

得知小店已有三四十年的光景。早年他在高邮仪表厂上班,三十多岁遇上工厂效益不好下岗,便靠着一身手艺开起这间钟表铺。当年的仪表厂,在本地也曾小有名气,老师傅手艺可见一斑。

谈及如今生意,老师傅连连叹气,远不如从前红火。他说,若不是满屋钟表、配件难以转手送人,早就关门歇业。如今他守着老店不过是慢慢清库存。

我好奇地询问,这么扎实的手艺,有没有收徒弟呢?老师傅无奈地摇头,现在有个年轻人,愿意沉下心钻研这份枯燥细活呢?聊到房租,一年五千的开销并不算高,却也难抵日渐稀少的客源。我将哥哥的手表递给他查看,他仔细检查后坦言,故障仅出在卡扣,不需更换整条表带;换新卡扣只要一百二十元,若整套更换钢带则需三四百元。这样实在的说法,让我心存感激,当即决定只换卡扣。

不多时,表带卡扣便更换完毕,拿到手中焕然一新,观感堪比整条换新,却省下不少开销。

老师傅埋首案前,一双巧手修复机芯,调试表带,为停摆的钟表续上滴答声响,修补无数被搁置的光阴。他独守一门渐被遗忘的老手艺,守着钟表细碎零件,守住一段慢慢流淌的旧时光。

擒鱼记

□ 房士元

我心里不由得一紧。就在这时,身后传来洪亮的喊声:“架个事!架个事!船朝外档走走!”回头一看,是个小伙子正站在身后。我连忙喊:“小伙子,帮个忙,我拉不动了!”他爽快应道:“好,我来持竿,你去拿抄网。”等我抄网取来,他已拎住鱼尾,一把提了上来——还是一条铜头,比上次那条略小,约八九斤重。只是这回钩子没挂正口,而是锚在了鱼鳍上,它在水里拼命挣扎,难怪手感如此凶猛沉重。

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下,衣服早已湿透。看着小伙子熟练地帮我摘钩、放鱼,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连声道谢后,互相加了微信。小伙子很实在,摆摆手说:“帮忙应该的。你们岁数大的出来玩,开心就好。钓鱼动手又动脑,是很好的运动锻炼。我们跟年纪大的钓友同钓,如果先收工,都会再三嘱咐——一定要注意安全啊!”

雨丝飘在脸上,凉丝丝的,心里却暖烘烘的。这风雨高邮湖上的一竿,钓上的不止是鱼,还有这份萍水相逢、热心相助的温情,着实令人感动。

蛋糕

□ 仲元芳

不知从何时起,蛋糕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,不必等到整岁生日,平日里也能随心享用。小城街巷里,麦香人家、乐品万千、欧贝面包等烘焙门店随处可见,就连蛋妈烘焙这类小点店铺也做得有声有色。如今动物奶油逐步取代人造奶油,口感更佳,也更加健康,蛋糕的款式造型愈发精巧别致。实现蛋糕自由的当下,我们也依旧无法随心所欲。蛋糕固然香甜诱人,却万万不能贪多。

我第一次见到蛋糕,是在父亲四十岁生日那天,如今他已七十五岁,算下来已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。

那时两位叔叔常年奔走深圳等地,见识颇多。父亲寿宴上,他们一同买来一个精致的大蛋糕,顶端还立着一尊长须老寿星摆件。当晚打开蛋糕盒的瞬间,模样格外喜人,全家人都舍不得下口。可到了深夜,屋里传来窸窣窣窣的动静,竟是老鼠悄悄跑来偷吃。我们连忙起身将老鼠赶走,余下的蛋糕,我和姐姐也顾不得讲究,开开心心地分着吃了。

从前的日子清苦,后来我到盐城就读卫校,生活依旧简朴,能吃上一碗鸡蛋面,都算得上是难得的加餐。